不同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模糊情境的解释偏向

张娟1,张大均2

(1.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贵州551700;2.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心理学部,重庆400715)

【摘要】 目的:了解高、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的即时解释偏向和延时解释偏向特点。方法:以自编的模糊情境句子和相应的解释为材料进行实验研究。结果:在即时解释偏向研究中,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既存在积极解释偏向,也存在消极解释偏向;但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只存在积极解释偏向,不存在消极解释偏向。在延时解释偏向研究中,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模糊情境有更多的积极解释,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则有更多的消极解释。结论: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并不缺乏积极解释偏向,而是存在消极解释偏向。

【关键词】 心理素质; 大学生; 模糊情境; 即时解释偏向; 延时解释偏向

中图分类号: R395.1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8.05.005

Interpretation Bias on Ambiguous Situations in Undergraduates with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Suzhi Levels

ZHANG Juan¹, ZHANG Da-jun²

¹Normal College, Guizho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Science, Guizhou 551700, China; ²Center for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 School of Pa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interpretation bias and off-line interpretation bias in undergraduates with high and low psychological Suzhi levels. Methods: Experiment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with ambiguous-situation sentenc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explanations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Results: In the research of on-line interpretation bias, the undergraduates with low psychological Suzhi levels, had both positive interpretation bias and negative interpretation bias. However, the undergraduates with high psychological Suzhi levels, had positive explanation bias but had no negative interpretation bias. In the research of off-line interpretation bias, undergraduates with high psychological Suzhi levels had more positive explanation to the ambiguous situation, but there were more negative explanations for undergraduates with low psychological Suzhi levels is characterized by negative interpretation bias.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suzhi level; Undergraduates; Ambiguous situation; On-line interpretation bias; Off-line interpretation bias

社会环境中充斥着大量的模糊信息,个体对模糊情境做出的积极或消极解释,显示了个体存在某种解释偏向"l'。解释偏向通常通过个体对模糊情境的解释进行测量[1.2]。有的人倾向于对模糊情境做出积极解释,而有的人倾向于对模糊情境做出消极解释。如何对环境中的信息进行解释对个体的情绪、态度和行为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对大学生群体进行的研究发现,消极解释能预测随后的抑郁症状^[3],而积极解释能显著预测压力水平的降低^[4]。以消极的方式对环境做出解释是产生负性观念并导致负性情绪的关键因素^[5,6]。

对社交焦虑个体的研究发现,当其他人表现出 不明确的情绪时,焦虑个体倾向于选择负性解释^[7,8],

【基金项目】 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课题(2017qh52);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CJY036);贵州省重点学科"特殊教育学"(黔学位合字ZDXK[2015]号)的建设成果

并目,焦虑个体对模糊情境和消极情境的评价是一 样的門。对抑郁个体的研究发现,抑郁个体总是优 先加工负性而非中性或正性信息[6]。对环境中的信 息更易做出消极的解释[10-12],而且,与正常个体相 比,抑郁个体缺乏积极解释偏向[13,14]。这些研究说 明,以积极的方式解释模糊情境可能对个体的心理 健康起到了保护作用。作为心理健康的内源性因 素,心理素质这一稳定的心理品质对个体的心理健 康状况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心理素质在心理健康 机理中具有核心作用,是维护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 条件[15]。心理素质不健全目水平低的人其心理健康 水平一般较心理素质健全且水平高的人低,而焦虑 和抑郁是消极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16]。关于心理素 质与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直接研究也显示,心理 素质与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口, 18]。低心理素质水平个体与抑郁、焦虑个体具有一

通讯的者:张大均ChimailAzbankdi@wwleducral Electronic Publishin定的共同特征。然而。是否他们在认知加工点具有共

同的潜在机制并不清楚。因此,本研究以高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为被试研究其解释偏向,通过对低心理素质水平个体的研究,能更好地了解其心理素质水平提供新的途径和方法;对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加明晰地了解积极、健康的心理品质对个体信息加工的影响,以及在个体身心健康发展,整体素质提升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同于以往研究中主要以低心理健康个体为被试,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更关注普通大学生,以及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信息的加工偏向。

目前对解释偏向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讲行, 一是即时解释偏向(被试立即处理和响应实时模糊 信息),一是延时解释偏向(被试在进行反应前有一 定的思考时间,反应时间有所延迟)。但是,延时解 释偏向和即时解释偏向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 从延时解释偏向研究中得出的社交焦虑和抑郁个体 表现出消极解释偏向的结论是很清晰的[19,20],但是 在即时解释偏向研究中发现,只有抑郁者表现出消 极解释偏向[21],社交焦虑个体在反应时和脑电研究 中均显示缺乏积极解释偏向[22,23]。因此,为全面了 解不同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的解释偏向特点,本研 究欲从延时解释偏向和即时解释偏向两个方面考察 不同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模糊情境的解释偏向, 了解其解释偏向的特点,并进一步探究低心理素质 水平大学生究竟是存在消极解释偏向还是缺乏积极 解释偏向。

1 实验1:不同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模糊 情境的即时解释偏向

1.1 方法

1.1.1 被试 使用大学生心理素质量表,在700名大学生中进行施测,然后根据得分进行排序,选出分数排名前10%和后10%的大学生,逐一联系最终确定70名大学生参与本次实验,其中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35名(心理素质得分:M=133.06,SD=6.73),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35名(心理素质得分:M=87.43,SD=10.60)。被试平均年龄19.21±2.21岁,在心理素质上的得分差异显著(=52.479,P<0.01)。

1.1.2 研究工具和材料 大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由张娟和张大均修编,该量表共31道题,采用5级计分。包含认知、个性和适应性三个分量表^[24]。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79、0.837、0.902和0.944。

活中经常遇到的模糊情境,以及可能的解释,从中选出20个最有代表性的句子,每一模糊情境句子对应两个不同的解释(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如我正在做报告,台下有人发出了笑声,我觉得可能是在(鼓励我、嘲笑我)。请15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对句子的模糊性和解释的效价及适合性进行评定,再对模糊情境句子和解释进行修改,直至符合研究需要。

1.1.3 实验设计及程序 采用 2(心理素质水平: 高、低)×2(解释类型: 积极、消极) 实验设计,情境类型为被试内因素。

正式实验共包含20个模糊情境句子,正式实验之前有两个练习任务。实验开始时,先在屏幕中央呈现"+"号固定点,然后呈现模糊情境句子主干,句子的最后一个词比句子的其他部分滞后500ms出现,500ms后同时呈现目标词对,请被试快速判断合适的词语。被试做出反应后开始下一个句子。如果被试没有做出反应,5000ms后直接进入下一个句子。在实验中随机穿插三个探测句子,程序是先呈现不完整句子,指导被试看屏幕上出现的最后一个词,按左键或右键判断这个词是否符合语法。目的是测量被试的基线反应时,同时确信被试的注意力集中在句子上。实验指导语如下:

你好,欢迎你参加本次实验。这是一个句子填充实验,首先会呈现一些缺少最后一个词语的不完整句子,然后会出现两个词语,请你选出最适合刚才句子的那个词语,使其成为一句完整的话。如果选择左边的词语,请按"f"键,如果选择右边的词语,请按"j"键。实验首先在屏幕上出现一个红色的"+"号,提醒你开始实验,请集中注视电脑屏幕中央。具体流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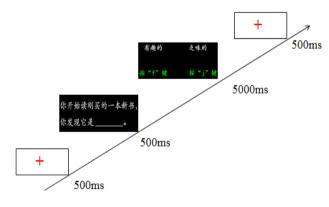


图 1 即时解释偏向实验流程图

1.2 结果与分析

1.2.1 被试对不同效价词汇的选择率和反应时

(C)19实本材料的编制ad请80烙床学生写出他们出ishin剔除来均反应财运余标准差之外的数据。然后将两

组被试对模糊信息的积极词汇反应时和消极词汇反 应时,选择积极词汇的比率和消极词汇的比率分别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1。两组被试在 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选择的比率上存在极其显著的 差异,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选择积极词汇的比率 显著低于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t=- 4.014, P< 0.01)。两组大学生在对积极词汇的反应时上不存 在显著差异(t=0.187, P>0.05),但是在消极词汇的反 应时上存在显著差异,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消 极词汇的反应时显著快干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 $(t=-2.549, P<0.05)_{\odot}$

2.1.2 实验材料 请80名大学生写出他们生活中

最常见的模糊情境和相应的积极、中性、消极解释。

表 1 两组被试对不同效价词汇的选择率和反应时

		低心理素质	高心理素质	t	d
选择率(%)	积极词汇(M±SD)	0.78±0.18	0.91 ± 0.07	-4.014**	0.93
	消极词汇(M±SD)	0.26±0.15	0.11 ± 0.07	4.394**	0.88
反应时(ms)	积极词汇(M±SD)	1283.63±444.24	1261.27±557.79	0.187	0.04
	消极词汇(M±SD)	1356.07±554.19	1862.94±889.90	-2.549*	0.97

注:*P<0.05,**P<0.01,下同。

1.2.2 被试对不同效价词语的即时解释偏向 解 释偏向值=对积极或消极词语的反应时-基线反应 时,在Hirsch和Mathews的研究中是通过给被试呈 现一些不完整句子,请被试用第一时间出现在脑海 中的词语补充完整,记录被试的反应时作为其基线 反应时[25]。如"面试时记住一些特定的细节很重要, 那将是很令人心烦的如果这些细节被——。"但 是,这些句子本身带有很大的诱导性和情绪性,可能 会对被试的选择造成无关干扰。因此,本研究中使 用的是相对中性的描述,如"寂静的夜空中有几颗星 星在——。"将两组被试对积极词语和消极词语的 反应时与基线反应时进行比较,即二者之差作为即 时解释偏向的统计指标。

分别求出两组被试的积极解释偏向和消极解释 偏向值,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见表2。高低心 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在积极解释偏向和消极解释偏向 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积极解释偏向: t=1.989, P<0.05, 消极解释偏向: t=-1.926, P<0.05), 两组被试都存在 积极解释偏向,但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的积极解 释偏向显著高于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低心理素 质水平大学生存在消极解释偏向,但是高心理素质 水平大学生不存在消极解释偏向。

表2 两组被试对不同效价词语的反 应时与其基线反应时的差值(ms)

	低心理素质	高心理素质	t	d
积极解释偏向(M±SD)	-76.64±339.25	-275.99±485.57	1.989*	0.48
消极解释偏向(M±SD)	-64.89±627.605	326.64±832.23	-1.926*	0.53

实验2:不同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模糊 情境的延时解释偏向

2.1 方法

如"你今天穿了身新衣服去学校,却发现有同学看到 你小声嘀咕着什么,你觉得他们在说什么。"对应的 积极解释是:这件衣服真是太漂亮了,特别适合你; 消极解释:在讽刺你,衣服真是难看;中性解释:他们 在议论别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请15位心理学专 业研究生对句子的模糊性和解释的效价及适合性进 行评定之后,再对模糊情境句子和解释进行修改,直 至符合研究需要,共得到20个模糊情境句子描述和 对应的解释。 2.1.3 实验设计与程序 采用2(心理素质水平:高、

低)×2(解释类型:正性、负性、中性)实验设计,解释类 型为被试内因素。

实验中,先呈现模糊情境句子,要求被试仔细阅 读所呈现的情境句子,并想象自己身处其中,然后逐 一呈现不同的解释,请被试通过按相应数字键依次 对解释进行1~5级评定,1表示极不可能,5表示极 其可能。一个trail结束后,呈现下一个模糊情境句 子。

2.2 结果与分析

以被试对不同效价解释的得分为因变量,以被 试类别和解释性质为自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被试类别主效应不显著,F(1,68)= $1.745, P > 0.05, \eta^2_{p} = 0.025$ 。解释性质主效应显著, F (1,68)=105.013, P<0.05, $\eta^2_p=0.607$ 。被试类别和解 释性质的交互作用显著, $F(1,68)=4.141,P<0.05,\eta_p^2=$ 0.057。进一步分析被试类别和解释性质的交互作 用,高心理素质组积极解释得分显著高于低心理素 质组,而消极解释和中性解释得分显著低于低心理

(2)1994-被減 C同实验ade间隔for周后参加本实验siblishin素质组。两组被试在积极d.消极to中性解释此的得分

见表3。

表3 两组被试在不同性质解释偏向上的得分

	低心理素质	高心理素质	t	d
积极解释(M±SD)	2.56±0.50	3.19 ± 0.52	5.113**	0.72
消极解释(M±SD)	2.86±0.59	2.22±0.61	4.486**	0.75
中性解释(M±SD)	3.80 ± 0.57	3.48 ± 0.42	2.163**	0.45

3 讨 论

3.1 不同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的即时解释偏向

本研究中,从两组被试对不同效价词语的选择 上看,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模糊情境事件有更 多的积极解释,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有更多的消 极解释。从两组被试对不同效价词语的反应时来 看,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存在积极解释偏向,不存 在消极解释偏向。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存在消极 解释偏向,也不缺乏积极解释偏向。

已有对解释偏向的研究多关注社交焦虑、抑郁 等情绪障碍个体。对社交焦虑个体的研究发现,面 对模糊情境,比起低社交焦虑个体,社交焦虑高的个 体做出更多的消极解释,更少的积极解释[26]。这种 负性认知在临床[27]和非临床[28]社交焦虑个体中都得 到了证实。即使诱发的焦虑情绪也能使个体对模糊 情境产生消极解释偏向[29]。这些研究结果都相对较 一致地证明,负性情绪高的个体更可能认为信息比 预期的消极[30]。心理素质水平低的个体也具有更多 的负性情绪[31],而个体的负性情绪被认为是相对稳 定的,能影响个体对人和物的感知[32]。低心理素质 水平大学生因为具有更加消极的情绪性特征,更易 于感受负性情绪,更容易出现消极自我偏向[33],对事 件或情境形成消极的认知和反应,进而加重他们的 不良情绪。但是,与已有即时研究认为负性情绪较 高者缺乏积极解释偏向[23,34]的结论不同的是,本研 究中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并不缺乏积极解释偏 向。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模糊信息也存在积极 解释偏向,只是显著低于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 这可能是因为比起焦虑、抑郁等严重情绪障碍个体, 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的情绪障碍表现的相对轻 微,低心理素质水平个体与焦虑、抑郁个体具有一些 相似的特征,但并不完全重叠。

3.2 不同心理素质大学生的延时解释偏向

本研究中,在对模糊情境的可能性解释进行选择时,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认为更有可能是积极和中性的解释,而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认为更有可能是消极和中性的解释。"Kleim, Thörn和Eblert

研究医学实习生的解释偏向和抑郁、韧性的关系,研 究中给被试呈现模糊情境以及可能的解释,然后请 被试在脑海中形成对场景的想象,并想象自己身在 其中,然后评定这些情境的愉悦度和生动度。结果 发现,大约60%的实习生对模糊情境存在积极解释 偏向,其余的则是以中性或消极的方式解释模糊情 境[35]。最初的抑郁症状和负性解释偏向显著相关, 韧性和积极解释偏向显著相关,以积极方式解释模 糊情境的被试韧性得分更高,而对模糊情境的积极 解释偏向和实习期间抑郁症状的降低相关。Kleim 等认为,积极解释偏向对压力和逆境起到了保护性 作用,通过增强韧性和减少抑郁风险对压力和逆境 起到缓冲作用,有效降低了医学实习生的抑郁症 状。心理素质与心理韧性在维护个体心理健康方面 有着相似的作用,作为内源性因素,心理素质既能直 接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也能对影响心 理健康的负性压力事件起到调节和保护性作用,高 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有更健康的心理状态[15],更积 极乐观的情绪状态四,使得他们即使在不明确的环 境甚至不利情境下,也会优先选择关注事物的积极 面,更容易从积极的角度进行理解,具有积极的解释 偏向,积极解释偏向反过来对不利环境起到保护性 作用,减少负性情绪对压力和逆境的冲击,维护个体 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

总之,本研究通过对模糊情境的即时和延时解释偏向实验证明了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并不缺乏积极解释偏向,而是存在消极解释偏向,这为进一步了解不同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的认知加工机制提供了证据,为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水平提供了新的方式和途径。

参考文献

- Berna C, Lang TJ, Goodwin G, et al. Developing a measure of interpretation bias for depressed mood: an ambiguous scenarios test. Pers. Individ. Dif, 2011, 51: 349-354
- 2 Butler G, Mathews A. Cognitive processes in anxiety. Advances i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1983, 5(1): 51–62
- 3 Rude SS, Wenzlaff RM, Gibbs JV, et al. Negative processing biases predict subsequent depression symptoms. Cognition & Emotion, 2002, 16: 423–440
- 4 Wood AM, Froh JJ, Geraghty AW. Gratitude and well-being: A review and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10, 30(7): 890–905
- 5~ Beck AT. Cognitive models of depression. Int. J. Cogn. Ther.,

(可能是消极和中性的解释。Kleim, Thörn和Ehlert (可能是消极和中性的解释。Kleim, Thörn和Ehlert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n Al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6 Gotlib IH, Joormann J. Cognition and depressio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0, 6: 285-312
- 7 Bishop SJ.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s of anxiety: an integrative account.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7, 11(7): 307-316
- 8 Kingsbury M, Coplan RJ. RU mad @ me? Social anxiety and interpretation of ambiguous text messag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 54: 368–379
- 9 Murphy R, Hirsch CR, Mathews A, et al. Facilitating a benign interpretation bias in a high socially anxious populat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07, 45(7): 1517–1529
- 10 Peckham AD, McHugh RK, Otto MW. A meta-analysis of the magnitude of biased attention in depressi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010, 27(12): 1135-1142
- 11 Hindash CA, Amir N. Negative interpretation bias in individuals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Cogn. Ther. Res., 2012, 36: 502–511
- 12 Everaert J, Koster EH, Derakshan N. The combined cognitive bias hypothesis in depressio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12, 32(5): 413–424
- 13 Deldin PJ, Keller J, Gergen JA, et al. Cognitive bias and emotion in neuropsychological models of depression. Cognition & Emotion, 2001, 15(6): 787–802
- 14 Tamir M, Robinson MD. The happy spotlight: Positive mood and selective attention to rewarding inform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7, 33(8): 1124–1136
- 15 张大均, 王鑫强. 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的关系: 内涵结构 分析.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38(3): 69-74
- 16 王鑫强, 张大均. 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关系模型构建: 对 PTH和DFM的超越.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38(6): 67-74
- 17 王鑫强. 青少年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关系模型的理论构建及实证支持.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
- 18 苏志强, 张大均. 8~12岁儿童心理素质与抑郁的关系: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2012, 2:72-77.
- 19 Castillo MD, Leandro PG. Interpretation bias in anxiety a synthesis of studies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0, 5: 1105–1111
- 20 Orchard F, Pass L, Reynolds S. 'It Was All My Fault'; Negative Interpretation Bias in Depresse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15, 44: 1–8
- 21 Lawson C, MacLeod C, Hammond G. Interpretation revealed in the blink of an eye: depressive bias in the resolution of ambiguit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2002, 111: 321–

- 328
- 22 Mose JS, Hajcak G, Huppert JD, et al. Interpretation bias in social anxiety as detected by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s. Emotion, 2008, 8: 693-700
- 23 Moser JS, Huppert JD, Foa EB, et al. Interpretation of ambiguous social scenarios in social phobia and depression: evidence from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s. Biological Psychology, 2012, 89(2): 387–397
- 24 张娟, 张大均. 不同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情绪面孔的知 觉偏向.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5: 114-118
- 25 Hirsch CR, Mathews A. Impaired positive inferential bias in social phobia.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2000, 109 (4): 705-712
- 26 Haller SP, Raeder SM, Scerif G, et al. Measuring online interpretations and attributions of social situations: Links with adolescent social anxiety.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 2016, 50: 250–256
- 27 Amir N, Foa EB, Coles ME. Automatic activation and strategic avoidance of threat-relevant information in social phobia.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998, 107(2): 285–290
- 28 Vassilopoulos SP, Banerjee R. Social anxiety and content specificity of interpretation and judgemental bias in children.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2012, 21(3): 298–309
- 29 朱金卫, 张艳琴, 黄会欣, 等. 焦虑诱发对歧义性信息解释偏向的影响——基于跨自我/他人相关情境的探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2(4): 589-593
- 30 Blackwell SE, Holmes EA. Modifying interpretation and imagination in clinical depression: A single case series using 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010, 24: 338–350
- 31 张娟,梁英豪,苏志强,等.中学生心理素质与正性情绪的 关系:情绪弹性的中介作用.中国特殊教育,2015,9:71-76
- 32 George JM, Brief AP. Feeling good-doing good: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the mood at work-organizational spontaneity relationship.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2, 112(2): 310–329
- 33 周一琳, 胡少军, 蔡佳烨, 等. 情绪状态对积极自我偏向的调节.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2): 195-199
- 34 Hirsch CR, Mathews A. Impaired positive inferential bias in social phobia.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2000, 109 (4): 705-712
- 35 Kleim B, Thörn HA, Ehlert U. Positive interpretation bias predicts well-being in medical intern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4, 5: 1-6

(收稿日期:2017-12-30)